



2020 SHANGHAI BOOK FAIR

上海书展 特别报道 暨“书香中国”上海周

《这里是上海：建筑可阅读》首发，56处独具美感的建筑空间背后是这座城市波澜壮阔的发展史进步史创新史

“打开”上海这本大书，读懂“人民城市”

■本报记者 许畅

“建筑是可阅读的，街区是适合漫步的，城市始终是有温度的”——读懂上海，建筑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窗口。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里是上海：建筑可阅读》昨天在上海书展首发，以图文并茂、中英对照的形式，娓娓道来沪上56处知名建筑的历史渊源、建筑特色与文化内涵。

该书编委会成员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时龄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同于市面上常见的城市导览指南或旅游打卡手册，《这里是上海：建筑可阅读》递出了一份独特的邀请函，诚邀人们“打开”上海这本大书，漫步品味一个个独具美感的建筑空间、一处处嵌入人民生活的文化地标。它们不是没有温度的钢筋水泥，而是积淀着城市精神、品格和时代风貌的立体画卷，背后所呈现的恰恰是这座“人民城市”波澜壮阔的发展史、进步史、创新史。

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优秀建筑，汇聚成城市历史与精神脉络的丰富版图

松江方塔、龙华塔和龙华寺、嘉定孔庙等厚重老建筑诉说着“春申古风”；外滩建筑群、上海邮政总局、上生·新所散发发出“中西交汇”的光芒；大世界游乐场、国际饭店、杨树浦水厂；交织海派独有的“都会印象”；梧桐深处的中共一大会址、渔阳里、周公馆流淌着党的诞生地的红色基因；上海大剧院、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中心大厦等合奏一曲“海上华章”……

上海，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本书通过五大板块串起上海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优秀建筑，简洁解读配上高清图片，处处积淀着“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彰显着“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承载着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交相辉映的文化特质。

不同建筑从不同侧面，提示着上海这座城市特有的地位与身位——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孕育、梦想启航的地方，红色基因、红色血脉，百年传承不息。走进一大会址，1921年7月23日晚，13位操着各方言的知识分子和两个外国人聚到一张长桌边，在一个不大的客厅间开启持续数日的讨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见证会议的地方，就在当时的上海望志路106号。



《这里是上海：建筑可阅读》出版，收录了沪上具有代表性的56处知名建筑。图为该书封面平摊图。



读者在上海书展上翻阅《建筑可阅读》。本报记者 张挺摄

(上海人民出版社供图)

这是多元文化荟萃之地，是中国拥抱世界的前沿、也是世界观察中国的窗口。目录中压轴的建筑是上海国家会展中心，2018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此举办，此后每年，“四叶草”都将举办进博会，这一注脚让人们读到“开放”之于上海的深意。作为中国着眼于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的重大决策和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以“四叶草”建筑为标志的进博会见证着中国的开放和上海日新月异的发展。

这更是时引领风气之先、始终奋进新时代、立志创造新奇迹的城市，从不断刷新的上海高度、上海速度里，能读到中国的“高度”“速度”与“温度”。比如上海中心大厦，突破了“世界上尚无软土地基上建造6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的先例，在设计中采用了40多项绿色技术，还开出了“最高书店”朵云书院，为城市增添了新的天际线。

从梧桐树下老洋房、老弄堂里石库门，到一处处名人故里、历史遗存，从昔日“工业锈带”变身今日“生活秀带”，《这里是上海：建筑可阅读》告诉读者：阅读一座建筑、一片街区、一段建筑发展史，就是在阅读这座城市。

让更多建筑可读、可听、可漫步，“人民城市”理念浸润着上海的温度

正在进行中的上海书展主会场上海展览中心，也是这本书收入的建筑之一。曾经的中苏友好大厦，如今每年8月都会见证全城书香涌动，无数读者在这里找到好书、见到心仪的作家学者，享受着阅读盛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展位上，“建筑可阅读”五个醒目大字，与一张张书中的建筑照片彼此呼应，构筑出极富视觉冲击力的专区专架，不时有读者驻足翻阅。

而这正是城市建筑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鲜活样本之一。恰如书中前言所描述的，这终究是一座人民的城市，传奇般的建筑空间终究来自人民的智慧与双手，它们也终究是属于人民的财富与记忆。

城市是人类的栖居之地，在学界看来，城市更新，不仅要尽最大可能保留保存城市风貌和历史建筑，也要充分考虑民生功能、公共服务的留存拓展，让空间更有温度、更富活力。比如，千余米长的外滩拥有中国最大的近代建筑群，涵盖了外廊式、新古典主义、哥特复兴、装饰艺术等各种风格，几乎是一部生动的缩略版近现代建筑史，更是上海的“城市会客厅”，无数市民和游客在此流连忘返。

建筑身上的故事不应“养在深闺人未识”，理应被尽可能多的人读到、听到、看到、体验到。去年12月，作为“建筑可阅读”文旅融合工作的重点项目，《这里是上海：建筑可阅读》编辑出版工作启动，由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城市推广中心联手打造。眼下伴随着新书出炉，市文旅局发布了10条“建筑可阅读”旅游线路，包括“难忘红色记忆”“感悟江河情怀”“重温休闲时光”“寻踪名人传奇”“传奇建筑新生”等。目前沪上开放建筑从近百处增至1237处，二维码数量从400余处上升到1827处，“建筑可阅读”工作范围也从6个中心城区推广到全市16个区，进一步深化了文旅融合，擦亮城市名片。

未来，多个建筑开放单位将增设英文介绍、VR体验等服务功能，推出线上有声产品，开展线上线下多种形式的推广活动，让精彩的建筑故事、上海城市故事，飞入寻常百姓家，吸引更多人走进“人民城市”，在这里阅读上海、读懂上海、体验上海、爱上上海。

■本报记者 吴钰 王筱丽

很多读者喜欢去上海书展，除了琳琅满目的新书之外，还有丰富的活动。其中不少文学新作首发式，不亚于一堂堂精彩的文学课。

如果没有猫，日本的文学史说不定就会改写

了解村上春树的读者，都对林少华不陌生。昨天，他把新译的夏目漱石代表作《我是猫》和作品《林少华看村上：从〈挪威的森林〉到〈刺杀骑士团长〉》带到书展现场，为读者打开一个观察日本文学的有趣视角。

在林少华看来，猫可以说是给夏目漱石的人生带来了转机。“夏目在看报纸的时候，猫就趴在他的手背上；夏目盘腿写东西的时候，猫又趴在他的大腿上。夏目漱石灵机一动，写了《我是猫》，声名鹊起，辞去了教职，当了报社的专职作家。”

村上春树也喜欢猫。他曾在《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原版后记中写道：“感谢在过往人生中有幸遇上许多静谧的翠柳，绵软的猫们和美丽的女性。如果没有那种温存那种鼓励，我基本上不可能写出这样一本书。”

在日本本土作家里，村上最佩服、欣赏的就是夏目漱石。对此，林少华分析，一是因为夏目漱石塑造的人物，二是因为确立了日本小说的文体。特别是后者，“在文体上，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夏目漱石成为一个主流，夏目确立文体后，很长时间没有发生大的动摇。作为文体家，日本近代无人能出其右。”

都市、女性、双城：理解唐颖小说的三个关键词

余秋雨曾说：“读上海，不能不读唐颖。喜欢都市，亦不能不读唐颖。”作为“写上海写得最准确的作家之一”，作家唐颖昨天下午携“双城系列”之后最新中短篇小说集《隔离带》和《和你一起读卡佛》来到书展现场，和读者分享自己的创作体会。这些作品延续了她最擅长的“双城”主题与女性书写，多为讲述上海儿女在异国他乡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

女性视角是唐颖小说突出的特点，她笔下的女性满溢生命力、忍耐力以及对物质的抵抗力，在挫折与困惑中不断实现自我生命的成长。在小说《糜烂》中，女主人公整个人生道路，就像炎症扩散的过程。她选择的这条人生道路，没有办法刹车，她也为选择的人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唐颖小说的故事取材于日常，尤其是上海与国外日常生活的对照。“我在《和你一起读卡佛》中塑造了很多上海女孩，她们在国外其实是比较保守的，带着自己的城市文化和文明的教养，面对一些选择和突然的变化，能体现出上海人的特点。”

跟机器人相处久了，人类也会忍不住想去充个电

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在自己71岁时推出新作《我这样的机器》，探讨人工智能的发展边界。昨天举行的该书中英文版发布会也颇为“跨界”，嘉宾除了作家小白、翻译家黄昱宁之外，还有亚马逊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张铮。

与大多科幻小说描绘未来不同，伊恩·麦克尤恩将故事线放在了1982年的伦敦，但作者悄然改变了历史的发展进程：“人工智能之父”艾伦·图灵并没有吃下含有氧化物的苹果身亡，而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并推出首批机器人产品——男合成人亚当和女合成人夏娃。主人公查理斥巨款买了一台亚当，与女友米兰达计划共同编程为其赋予人性，却不料三人陷入了荒诞却真实的三角关系。

为什么是1982年？小白说，他曾特意在英国的出版物搜索库中检索AI和机器人，发现两者在1980年代出版物中高频出现，而这正是麦克尤恩进入英国作家圈子的时期。“因此，这部作品带有作者强烈的个人印记，虽然是一本科幻小说，但亦可理解为一本文化自传。”

在黄昱宁看来，机器人的设定让小说中的感情纠葛不落俗套。随着情节的推进，读者会发现机器人深度介入了人类的生活，甚至让人与机器人的边界变得模糊。在给亚当进行设置时，米兰达就设定亚当一睁眼就会爱上她，之后亚当凭借丰富的知识征服了米兰达的父亲，而一旁的查理却把自己当成了机器人，悻悻地说：“我去充个电吧。”

对此，张铮的解读是，机器人与人类确有异曲同工之处，比如学习：“每个人出生时，大自然也只是提供了基本的要素，学习能力才是后天发展最重要的。”

上海书展上，《你也学得会院前与家庭急救》《病菌简史》等医学科普类书籍备受关注

当信息随手可得，还需要书架上的“家庭医生”吗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人类对医学的认知是个科学议题，也是关系到千家万户幸福的人文命题。”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大内科副主任、急诊研究室主任熊旭东如是说。昨天，由他主编的《你也学得会院前与家庭急救》新书推介会在上海书展举行。不少读者第一时间购书，他们的共同语言里包括“带个家庭医生回家”。

对于许多70后、80后，医学类的科普书籍并不陌生，几乎每个人的儿时记忆里都有一本父母收藏的医学科普书。可当信息随手可得，我们还需要书架上的“家庭医生”吗？记者注意到，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许多中青年读者开始重新把医学科普书买回家。除了熊旭东的新作，《病菌简史》《传染病：战胜恐惧的力量从哪里来》《让我们一起照顾家里的老小孩》等也颇受欢迎。书架上的“家庭医生”又回来了。在医学界和出版界看来，医学科普类书籍重又勃兴，也是个体的健康意识、科普的传播效应、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同频共振的良性驱动。

信息碎片化时代，一部优质科普书有助于解医学的通识逻辑

在70后和80后的印象中，父辈存放在家中的医学科普书常以“家庭必备”



张文宏参加新书《病菌简史》签售。本报记者 张挺摄

“医学常识小百科”等为名。为何“必备”和“小百科”随着时间流逝一度退出家庭书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陈杰认为，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和获取方式的改变，是很重要的原因；许多人产生健康疑问时，第一反应是求助网络。然而在专业人士看来，上网查具有两层不确定因素。一来，网络上的回答良莠不齐，有些非专业的反而贻误病情；二来，一篇公众号文章、一个帖子往往提供碎片化的信息。而一部医学科普书，如果能做到语言通俗易懂，能同时提供学术性、操作性和实效性，它就有可能帮助普通人了解医学的通识逻辑，更好地理解健康。

链中很重要的一环，它能决定急救发作的患者进入医院后实施抢救的成败。普通人或在手机上刷到过“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初步的救援及护理方法，却未必了解过它们各自对应哪些症状，也未必知晓这些急救的初衷。换言之，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一本急救相关书籍能做的，就是帮大众补齐“其二”甚至“全貌”。

比如，此次在上海书展“上新”的《你也学得会院前与家庭急救》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院前与家庭急救的基本知识，包括心肺复苏、公众除颤、如何呼叫120等极具操作性的细节指导；下篇包含院前与家庭急救的对症处理。编纂者不仅有熊旭东医生，还有来自华山、仁济、东方等医院的十多位专家。

科普书目越发细化，让每个人都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一场疫情为人类敲响了警钟，许多人开始重新思考人类与疾病的关系。此前的世界读书日阅读报告就曾指出，多个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与医学健康等相关的阅读率大幅提升。

究竟是疫情催促人们关注健康知识，还是人们的主观健康素养本身就在稳步提升？柴日奕是《你也学得会院前与家庭急救》的责任编辑之一。在她看来，特殊时期和社会本身的需求，两者皆是缘由。“这几年，社会老龄化情况越见明显，许多意外都可能导致不幸，做急救类相关科普是满足社会需求。”大众对于相关知识的需求一直都在，“出版人能做的，就是更好地满足按需分类的市场”。

据出版界人士观察，目前医学科普书正呈现细化市场的趋势。比如疫情相关书籍，因为面向最普通大众，语言通俗易懂是第一要义，《上海战“疫”硬核科普》《张文宏说传染》都是个中代表。又比如，面对青少年群体，漫画这种极富趣味性的体裁也越来越参与到医学科普中，《病菌简史》便是一本在妙趣横生的图文里与传染病知识短兵相接的读物。

陈杰说，为不同的群体定制不同的医学科普书，有益于医学科普传播。“只有让不同人群都听得懂、听得进，才能让每个人都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村上春树最欣赏夏目漱石，是因为他们都喜欢猫吗——今天，我们怎样读文学作品